

还想不通——这不是在搞资本主义吗？是不是用金钱收买革命群众？”改革开放之初，此类“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考验着许多人，特别是特区尤甚。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即使在进入深圳之后开始了计件工资制，开始逐步摆脱国家统购统销，可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会计制度等方面如何与外资接轨？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外开放，更多的是中国的公司在学习西方的会计制度。而如今，当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持续发力的时候，则早已不仅仅是内地在学习港澳，或者中国在学习西方。

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批外派日本学习金融证券留学生之一的禹国刚，最近就表示，深交所已经成为亚太地区一流交易所，未来，完全应该在全球有分量，有地位，成为国际一流的交易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何谓“国际一流交易所”？在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加看来，人民币国际化，以及成为上市规则的制定者，当是一个标准。从李小加所言标准去判断，目前的深交所也好，上海证券交易所也罢，包括港交所，都仍在前行之路上。深圳，仍然是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座重要城市。

引领区域协调发展之城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1950年提



上图：8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举行的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首批企业上市仪式上拍摄的敲钟仪式。

出“增长极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以带动经济发展。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歌曲《春天的故事》中的这一句歌词，显示的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决策层将深圳这一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为什么是深圳？一方面，从“逃港潮”还能发现，深圳与香港地理位置实在是太近了。另一方面，当时的深圳是座边陲小城。

2003年初，记者曾经到深圳做过一系列有关深圳发展的深入采访。当时的深圳，有一些人是略显悲观的。感觉自1990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以后，深圳逐渐显得后继乏力。2002年11月，网友“我为伊狂”在人民网“强

国论坛”发表了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竟然引起了全民大讨论。其中有这样的论调——因为深圳本身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无关紧要，外加这里距离香港特别近，可以率先作为特区——成功固然可喜，失败也可接受。而改革开放前的上海，就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让当时的上海先成特区，成功当然更可喜，可失败则是关乎全国经济发展而不能接受的。当改革开放进入第二个十年，深圳等特区大发展的同时，上海也终于迎来了浦东开发。

首任中共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回忆认为，“国家发展、实力增强，是浦东开发的有力后盾，也是倒逼浦东以开发求生存的动力。”这一点，确实需要辩证来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可以当做国家发展、实力增强“有力后盾”的城市确实少之又少。这就使得上海必然有所保留，先当后盾，再冲先锋。